

活化

東京有個新活化項目叫「實原中學」，（又）是校舍改建成商場。不過它號稱賣點是忠實保育「風物」——不只「物」，連「風」亦保存。據說是「留校留人」，保安是以前的校工，管帳目的以前是數學老師，等等。我和女朋友覺得好玩，便擠時間去看。

因工作遲出門，到步已是兩點，女朋友直說餓。校門外，穿藍襯衫的大叔把我們叫住。「來上學？」我們點頭。「新同學吧。」他給我們每人發一張學生證。

我悄悄對女朋友說：「是以前的校工呢！」「這是什麼證？」

「積分卡之類？」「你們，幹什麼！」一個披「風紀」帶的中年男人生氣地走來。「中學生不准談戀愛！」我才知他指的是我們牽手。

女朋友說：「戀愛自由萬歲。」

風紀說世風日下，要帶我們去見老師。女朋友見女老師，我見男老師。「現在怎樣？」我小聲問。

「大概是什麼活動。」女朋友答。

「風紀」把她扔進一個房間，把我帶到另一個。裏面一個男人在看教科書，我認得他就是那個數學老師。「老師早。」他答：「早。」「風紀」

說我們肆無忌憚談戀愛。老師眯起眼，目光像要射穿我，令我非常懷念。「罰企。」他說。

「我和女朋友還沒吃飯，吃完再來可以嗎？」他一拳打在桌上。「你……你竟然！」倏的他摀住胸口，好像很痛苦的樣子。他從皮包取出兩顆藥片嚥掉。「出去！出去！踢出校！」

「風紀」便沒收我的學生證，把我攆出校門，出去時許多遊人用同情的目光看我，真尷尬。

我想這到底怎麼回事，打電話給女朋友又沒接，不覺擔心起來。幸而她很快也被「風紀」押出來了。

她上氣不接下氣。「被罰跑操場，跑十圈。跑完三圈覺得累，說要走，他們就踢我出來。」

「這下我也餓了。」

「還是進去吃午餐吧，頂多不牽手。」保安又來問話：「請出示學生證。」「都被收了。」我說。

他嘆氣：「壞學生，還有臉回來。」

女朋友說：「其實我們是教育局職員，前來監察學校運作。」

「怎麼不早說？請進請進。」保安說：「不過這年頭，教育局的人還真多！」

片尾曲

克 洋

fb.me/hakyeung2018

逢周四、日見報



小題大做

宋代司馬光的筆記《涑水記聞》卷八記載，長官因無意中的一句話，差點害人遭一頓打。

王化基為人寬厚。他曾經做某地的知州。有次，他和下屬一起坐着討論事情，有卒從堂下經過，化基就責怪了那卒一句。

會議結束，下屬立即將卒召來，要用鞭罰打。

化基知道後，笑着說：我不知責怪了一句會有這麼重的懲罰，早知這樣，我就不罵他了。

這個事情可從兩方面解讀。

那工作人員，一定是違反了日常紀律，領導們開會的時候，尤其是重要的秘密的會議，不能隨便闖進來，更不能隨意走動，或許，王知州說到了興頭上，有人打攪了他的興致，才順嘴責怪了一句，實在是口無心，相當於現在人們輕輕的嗔怪：哎，你怎麼這麼不小心呢？

重要的是，下屬官員的態度。

事情發生後，下屬認為，主要領導為這個事情不高興了，一定得有個說法，最簡單的做法，將那個工作人

筆記新說

陸布衣

1164334351@qq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

清明青團

清明節的餐桌，毫無疑問主角就是青團。

茶綠色的團子渾圓飽滿，軟糯甜嫩，清香撲鼻。在江南四月，包住了一種叫「家鄉」的味道。傳說在兩千多年前的周朝，人們習慣在清明前一天或兩天的寒食節不動火煮食，要吃早先備好的熟食。青團從那時流傳開，如今跨過小橋流水人家，成為名揚四海的點心。一張老面孔千百年不變，內心卻早脫離了那些束縛，只為了應季嘗鮮，誰說不是最高追求？

青團的「青」並非一成不變。傳統的艾草取汁顏色偏暗，介於墨綠和草綠之間，待放涼、氧化之後會更深，有時還會留着幾絲草葉的影子。反倒是那些一直青翠欲滴的團子才被行家嫌棄，覺得不夠正宗。近些年隨着銷售渠道走南闖北，商家會用麥草汁和糯米粉混合，做出來的青團綠得持久，同艾草的苦香不同，麥草青團味道偏淡，有股點到為止的青草香。

如果到了江浙一帶，阿婆們會告訴你，最傳統的青團只有豆沙一種餡料，唯紅豆的甜搭配着艾草的微苦，才是這樣食物能觸達的極致。不過現今已沒有固定口味，即便是同一條街上，各家手工包製的青團也有不一樣的味道，從黑芝麻到花生白糖，從蛋黃肉鬆到鹹菜豆乾，猛然發現青團竟然也跟湯圓一樣，走上了一條承接人類創意和想像力的「不歸路」。

很多人都誤以為青團是生來的「寒食佳品」，其實它還有冷熱之分。熟食青團剛出鍋入口最佳，表皮黏糯不沾手，吃起來彈牙有嚼勁，內餡透出隱隱的豬油香，甜而不膩。這樣的青團放涼後會變硬，要再度加熱才好吃；而冷食青團則是在製作工序上多了一些澄粉，先將麵團蒸熟再包餡，完工就可以直接食用。不過最大的劣勢是外皮黏手，吃起來要犧牲形象，不知道算不算是嘴饞的妥協。

食色

判 答

panda5171@163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

清明節的餐桌，毫無疑問主角就是青團。

茶綠色的團子渾圓飽滿，軟糯甜嫩，清香撲鼻。在江南四月，包住了一種叫「家鄉」的味道。傳說在兩千多年前的周朝，人們習慣在清明前一天或兩天的寒食節不動火煮食，要吃早先備好的熟食。青團從那時流傳開，如今跨過小橋流水人家，成為名揚四海的點心。一張老面孔千百年不變，內心卻早脫離了那些束縛，只為了應季嘗鮮，誰說不是最高追求？

青團的「青」並非一成不變。傳統的艾草取汁顏色偏暗，介於墨綠和草綠之間，待放涼、氧化之後會更深，有時還會留着幾絲草葉的影子。反倒是那些一直青翠欲滴的團子才被行家嫌棄，覺得不夠正宗。近些年隨着銷售渠道走南闖北，商家會用麥草汁和糯米粉混合，做出來的青團綠得持久，同艾草的苦香不同，麥草青團味道偏淡，有股點到為止的青草香。

如果到了江浙一帶，阿婆們會告訴你，最傳統的青團只有豆沙一種餡料，唯紅豆的甜搭配着艾草的微苦，才是這樣食物能觸達的極致。不過現今已沒有固定口味，即便是同一條街上，各家手工包製的青團也有不一樣的味道，從黑芝麻到花生白糖，從蛋黃肉鬆到鹹菜豆乾，猛然發現青團竟然也跟湯圓一樣，走上了一條承接人類創意和想像力的「不歸路」。

很多人都誤以為青團是生來的「寒食佳品」，其實它還有冷熱之分。熟食青團剛出鍋入口最佳，表皮黏糯不沾手，吃起來彈牙有嚼勁，內餡透出隱隱的豬油香，甜而不膩。這樣的青團放涼後會變硬，要再度加熱才好吃；而冷食青團則是在製作工序上多了一些澄粉，先將麵團蒸熟再包餡，完工就可以直接食用。不過最大的劣勢是外皮黏手，吃起來要犧牲形象，不知道算不算是嘴饞的妥協。

很多人都誤以為青團是生來的「寒食佳品」，其實它還有冷熱之分。熟食青團剛出鍋入口最佳，表皮黏糯不沾手，吃起來彈牙有嚼勁，內餡透出隱隱的豬油香，甜而不膩。這樣的青團放涼後會變硬，要再度加熱才好吃；而冷食青團則是在製作工序上多了一些澄粉，先將麵團蒸熟再包餡，完工就可以直接食用。不過最大的劣勢是外皮黏手，吃起來要犧牲形象，不知道算不算是嘴饞的妥協。

美麗的瓷繪故事

三好集

潘明珠

blog.sina.com.cn/u/3232962857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

故事的主角小蝶，喜歡踢毽子和畫圖畫，她活潑地踢毽子的樣子，就像隻快樂飛舞的蝴蝶。她爺爺是個做瓷器的大師。有一天，爺爺做了一對美麗的瓷瓶，中間有一處空白，小蝶就畫上幾隻蝴蝶，爺爺則畫了像蝴蝶在飛舞那樣踢着毽子的小蝶，如此一來，精緻的瓷瓶就好像有了生命。

故事還具體地描述了製瓷的步驟：攪拌練泥、塑拉成形、陰



乾畫坯、浸釉燒製。這些新知，都能滿足小孩子的求知興趣，因孩子們都想學做「瓷繪小畫師」。我們也可藉此帶出中國瓷器文化這話題，讓兒童觀察及漫談生活中常見的花瓶、碗碟等。瓷器是中國重要的生活文化品，家傳盜具更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，讓孩子藉觀察和閱讀，可多多欣賞及了解這些花瓶、碗杯之工藝及深厚的瓷器文化。

這是一個有文化交流意涵的故事，轉折處是一段奇緣；原來爺爺把這對瓷瓶燒好後，一個送給小蝶，一個則賣去遙遠的歐洲。結果這花瓶到了歐洲小公主手中，她看到踢毽子的圖畫很感興趣……中外兩個小女孩最後有機會相遇嗎？

一對瓷瓶，如何跨越疆界，幫助締結中外的友誼呢？小讀者追看下去，會愈讀愈有趣味。這繪本故事不單給兒童一個美麗的瓷器故事，而且通過中外小女孩互結友緣，傳達友好和平、藝術之美不分國界的訊息。

可愛的潮流小圓袋

讓造型更出眾不是難事。基本上手袋也不外乎那幾種，今年又好像是中小型袋子的天下，時尚龍頭 CHANEL 有新意，像服裝一般，把袋子設計成多層次袋款，用兩條鏈子分別同時背上兩個手袋。這種設計形式，我覺得有點走火入魔、不切實際，亦缺乏美感。

還是看看西班牙品牌 LOEWE 的大象造型手袋，是不是較有生氣，可站立

的手袋分別用漸變三色設計，最初還有各類型動物造型的零錢包，頗有心思，收入亦曾為大象捐贈作保育計劃用途。而另一系列是超萌的迪士尼「小飛象」潮流包包、背包、手提包還有小象 T 恤，看看劉雯、楊冪穿上後的樣子，可愛程度立刻升級。

環顧所有流行款式的袋子，發現各牌子都推出一款讓女孩子們看了愛不釋

華萊士的建議，並不只適於寫作、創作。生活充滿無窮的可能，也有無盡的痛苦，你不用跟「缺乏交集的人」分享太多，但我們都需要「那幾位朋友」聆聽我們的發想、分享彼此的煩惱。「那幾位朋友」不會令你的新發想失去動力，也不會讓你羞於分享困擾。「那幾位朋友」不用多，只有幾位，就足夠扶持大家走下去。

你找到「那幾位朋友」了嗎？沒有？別急，因為他們也在找你。

普通讀者

米 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中隱

老子在朝中任史官，但心中自然無為，乃是「大隱」。

白居易專門作了首《中隱》詩：「大隱住朝市，小隱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囂喧。不如作中隱，隱在留司官。似出復似處，非忙亦非閒……」按王康語詩，在朝為官似乎仍屬「大隱」。不過白居易這種理想，做個閒散官員，退居二線但又不僻居一隅，實則正是「中隱」。

大學書法教育何處去

大學書法教育的目標是什麼，是培養書法家，還是培養書法理論家？一種觀點是，大學書法專業培養書法理論家而不是書法家，就像中文系並不培養作家一樣。在我看來，二者的綜合或許才是恰當的答案。

一個人的才能固然可能偏於創作或偏於研究，但是如果把書法實踐和書法研究割裂開，這會導致某種危險，那就是無論哪個方面都很難深入下去。乏於書法學養的書法家，和乏於創作體驗的理論家，在某些節點上都會面臨自身的瓶頸。

從書法研究的總體考慮，二者的割裂也可能導致學術成果流於一偏。有的學者對技法非常陌生，但是對書法史做出了富有價值的考證工作。我們一方面感謝這些學者，一方面也要看到，如果所有的研究都是關於人

物、世態、制度的考證，而從不涉及書法之所以為書法的「本體」，恐怕是一種巨大的遺憾。

疏於創作體驗，還可能導致難以理解古人關於書法的言論。孫過庭、蘇軾、黃庭堅、米芾、董其昌討論書法，多是切身體驗所得，我們唯有帶着自身的書寫體驗，才能領略先賢言論中的真趣。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」一度是文學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，人們一方面覺得古代文學理論是巨大的寶庫；一方面覺得古人討論文學的概念、話語似乎和今天完全是兩回事，於是二者之間的「轉換」便成了一個讓人費神的問題。古今之間自然會有不同，然而古代的文學理論對於當代竟然變得如此陌生，或許並不是進行理論研究便能夠解決的，問題恐怕出在研究者的

文學創作體驗無法和古人契接得上。如果能夠契接，讀古人之所論，便如晤對古人，又何來「轉換」一說？沒有這份共感，典籍上的文字便真的淪為古人之糟粕了。中文系如果一味重視理論研究而忽視寫作，年長日久必會導致這樣的問題，書法專業同樣如此。

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習，意為實踐。研究某種道理，要與實踐相互證成，這是學習的題中應有之義，學道如此，學書亦然。

書之妙道

鄧寶劍

dengbaojian@126.com

逢周四見報



寄託在別人身上的希望，難免會變成失望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衣尚

蕙 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